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四

災傷賑恤揭

昨蒙

發下戶部題覆應天府巡撫周孔教災傷本令臣等改票臣等昨已細閱此本其各項款叚俱已斟酌停當相應依擬惟念

皇上頃於浙江災傷已發戶部拖欠買辦銀及兩淮存積鹽銀賑恤今蘇松各府災傷不下於浙西而地方之廣濶人民之衆多不啻倍之則賑恤銀兩斷不容已但戶部買辦之銀原

無所處有名無實而外間又無別項銀兩可
以動支則惟有請
發内帑之一節耳此出於
皇上浩蕩之特恩而臣等又不敢遽擬令蒙
發下改票臣等再三籌度其計不得不出于此又
巡撫官原疏中欲將
上供袍叚暫停一年或將三大運分作六小運其
所寬于小民者亦多臣等今再擬一票不知
安否統候
聖明裁定又昨戶部覆湖廣巡按史鄕本亦係災

傷臣等亦已票擬依議今事同一體併望
聖裁蓋
皇上一舉念一啓口數百萬生靈便有更生之望
其歡呼頌祝
福祚綿延亦皆歸于
皇上臣等實所深願而無所㕥其力耳臣等不勝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宣諭同官回奏

該文書官冊登捧到

聖諭朕見近來中外妄言煩興尊卑夌夷朝綱紊亂體統混淆是以將諸臣之疏留中方今國家多事邊方擾攘大臣鼓畏杜門註籍小臣囂然逞臆横肆是何國體正賴二一輔臣協心共理豈可因小臣誣害譖言故爲身謀意欲高蹈且爲臣子大義豈如是乎何乃舍朕而歸雖屢疏辭義難聽允卿可傳示朕意宣諭二輔速出入閣視事爲朕分猷贊化以副眷倚欽承之意欽此

臣　郎蔡奉

綸音宣傳

聖意計二臣自當奔趨入直仰副眷懷惟臣竊念

自近來議論之煩多致二臣相率以求去物

情震蕩政本單虛臣望實素輕力何堪乎鎮

壓謨謀無補心徒切于寅恭幸我

皇上日月之明既足以燭煩囂之說天地之量又

足以容狂妄之流念國事之多艱勉輔臣以

大義

溫綸一渙衆志維新微獨二臣感激

思私當竭忠于匡贊即臣濫陪密勿亦荷德于
生成矣所有
聖諭尊藏內閣謹具回
奏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備請各項揭

臣等竊惟天下有必不可緩之事幾則必有不可停之章疏我

皇上留神治理即緩者終亦未嘗不行而停者終亦未嘗不發但事幾所關有遲一日則妨一日者臣等不敢縷陳謹擧目前最急條列數

款恭候

聖裁

一戶部覆應天巡撫官勘災本已經兩次擬

票未蒙

發下此乃臣等愚陋莫窺
聖意寧敢瀆請但本內有改折漕糧一款極其緊
要目下正是兌糧之時若不亟頒
明旨則各衛軍必至地方責民交兌而各地方民
必謂已請改折不肯輸納軍民相持勢且
生變昨總漕官亦言及此情甚迫切伏望
皇上留神檢發若臣等所擬未當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
一朝鮮册封陪臣候
命日久每日在長安門跪訴中國舉動實外夷觀

望以爲重輕且生向背今既許其封而又
遲留徹惜若印刓不與之爲得無爲外夷
所窺見乎且陪臣在此每日費光祿寺供
給亦自不少寒冬之時羈旅困苦尤當軫
恤者也伏望
聖明將前疏亟發其差官一節或如禮部所請或
查前例舉行統在
聖裁
一大僚近日寥寥已甚其最急者如左都御
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右侍郎乃銓衡風

紀與兵戎重寄豈可久缺不補而各處所
推巡撫官皆蒙
皇上點用獨福建巡撫缺且三年屢推不下新者
無人舊者移居境上濱海要區誰人彈壓
望
皇上將此數官
亟賜簡用而徐及其餘則中外布列而朝綱吏治
日以振肅矣
一各邊糧餉已極空虛而宣大撫賞市本亦
復告竭即今夷情驕動之時隄防制馭蓋

邊臣必手所能支吾乞將各總督巡撫請餉本

亟賜撿發令户部議處尤今日第一急務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災傷揭

今歲各處災傷極為重大賴我

皇上念切如傷疊發

淵綸多方賑恤如天之仁海內含生孰不頌戴合

詞又蒙

發蘇松四府災傷本准留稅銀五萬賑濟其餘皆

依部議

聖恩廣大隨處克周臣等不勝欣服惟日前戶部

題覆應天等六府災傷本已經票擬未蒙

發下此六府與蘇松四府共一巡撫官而以報災

先後分爲兩疏今蘇松已發則應天必不可
遲且蘇松有賑則應天又必不可無伏望
皇上併檢此疏亟賜發下仍照蘇松例給與稅銀
一體賑濟庶
皇恩無彼此之偏而窮民盡有更生之幸矣又浙
江三府
皇上先發買辦銀五萬又發鹽課銀五萬又發儀
真稅銀五萬共有十五萬之數較之直隷已
爲獨厚是或可通融斟酌于其間乎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處錢糧揭

臣惟目前最急一事無如錢糧各邊督撫連章告苦又貽書臣等具述艱難危急之狀有不敢盡形于奏牘者前六月間蒙
皇上借發工部太僕寺數十萬金方支持數月今又盡矣聞太僕所貯近亦垂罄而臣在閣中連日接得揭帖工部又以撫夷二三萬金疏請兵部給發光祿寺又以進宮御馬監粟米等項數萬金疏請戶部給發然則今日諸司庶府無一之不空虛無一之不告苦訴窮彼

此責望而終無所出也在京衙門已自如此
又何以應外間督撫之求令軍士之不枵腹
乎萬不得已請及
內帑而
皇上又屢以匱乏支用不敷為言臣子卑微豈能
強之
君父況內外一體亦何苦而欲括內帑之積以供
外用實以今日事勢窮促無聊譬如大旱之
歲泉源盡涸無處枯槁惟有祈天降雨而已
皇上縱不即慨然亦當責令廷臣悉心計議共求

長策豈可坐觀其困漫然不為之所夫臣子

言事欲動

天聽或不無脹皇至于帑藏之空竭邊軍之饑而

思亂事理甚明無所增飾昨薊遼總督王象

乾又報軍士攫食連營放砲人情洶洶朝不

保暮即京師中亦無不危懼臣觀此景象安

能默然伏望

皇上哀憐中外之苦俯從計臣所請不難割損以

濟倒懸併將言官條陳有關國計者盡賜

檢發命該部酌量覆請仍廣集廷議圖所為經久

之計可行之無弊者不至年年歲歲日日時時窮窘如此此煩瀆如此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爲同官祈病揭

同官臣廣卧病日久臣尚冀其痊可協力贊襄近于十八日復感寒疾至二十日益加沉重其夜遂不能言語家人驚忙以三更時呼臣往看臣到則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臣令醫人灌藥解救至今未盡甦醒度此病勢倘得生還即爲萬幸必難黽勉而出爲國家任事矣臣忝爲同官不勝悽愴伏望

皇上先允回籍以安其心俟其調理稍痊然後就道

天高地厚之恩臣亦均戴之矣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處置商人揭

今日蒙

發工部覆議商人困累一本令臣票擬臣不勝欣

幸竊惟自古

帝王建國皆以京師爲根本之地故必京師充實

民人得所方成萬年不拔之基近年以來京

民爲派商窮困十無一免哀鳴泣訴至不忍

聞今蒙

皇上憫念垂仁特下部疏

溫綸一須則百萬生靈皆有更生之望其歡呼鼓

舞祝
聖壽于萬年願
皇圖之鞏固者將聲徹于郊圻之內而歡騰于溥
海之遠矣此真
大聖至仁善政第一事也臣歡忭之極謹即擬票
上
請惟此事須內外衙門共加體恤方足以副
聖心故臣所以擬責該部者亦甚切耳伏望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條陳時政揭

臣覩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薄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薊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

疇時將令何人任筦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求借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為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為酸心叩其受苦之故半

爲舖墊半爲新骨于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
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
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
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
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歿臣竊以爲美
今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之一身
對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
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病故輔臣揭

奏為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家人朱棣報稱本官
于本月二十九日酉時病故看得臣賡學行
無慚才猷素裕早侍
講幄啓沃之功居多後叅
政幾贊襄之力不少迨于當國尤極苦心秖緣時
事之艱危忠猷未售後荷
聖慈之眷念去志莫伸遂進退之兩難致公私之
俱困加之寒疾奄至殞軀二子幼孤諸孫在

遠悴悴旅邸深可憫傷所有應得䘏典伏乞
勑下禮部查例上請以彰
朝廷優禮首輔之意又其家人出遺疏一通乃其
病時所豫草者忠愛之恍亦可概見謹代為
奏聞緣係病故輔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一疏

奏爲首臣淪逝閣務繁難懇乞

聖明俯從遺疏虔賜簡延以重政本事臣以匪才

濫叨

簡命受事雖僅年餘而自同官二臣請告以來獨

身入直者其大半維時閣事之大臣愚闇所

不能辦者猶得諮請首臣彼此商確今首臣

沒矣臣廷機一味乞歸不問

朝政而臣錫爵又堅卧里中其來無期臣之一身

如推翼之鳥飛而不前獨輪之車行惟恐覆

固已不勝其狼狽矣兼之中外多事
宮府久殫倉庫盡虛封疆屢警昔人所謂三空四
盡之病畢見于今日縱使夾輔有人匡維協
力猶懼不濟而柰何以臣庸愚獨當其任哉
故臣屢臨没惓惓以再補閣臣爲請老臣憂
國之苦心臣深望
皇上之俯念也且臣之私衷又不但是輔弼之臣
從來稱位高任重位高者如臨千仞之淵其
足易墜苟非使之有退步之地則必至于顛
危任重者如扛萬斤之擔其力易疲苟非使

之有息肩之期則終虞其竭蹷
皇上試思自御極以來閣臣之承
恩遇而善始終者能幾何人小者敗名大者喪身
雖人品行業之不齊亦以登進難而在事者
退步息肩之不易耳今一年之間連喪二輔
龍蛇方厄帷幄無光若不及今旁求名哲共
毗樞機而復使碌碌如臣者羈縻充數不敢
乞身進退既窮顛危立至臣一身不足惜其
如壞天下國家之事何也臣既讀賡遺疏深
為有感而又與臣廷機計之皆以為宜顧廷

機方在求去未敢有言臣輙冒進其愚伏望
聖明深惟天下大計重念臣賡遺言
勑下九卿從公推舉
亟賜簡用其舊臣之忠貞夙負身繫安危者
特賜召用而又
渙發溫綸促錫爵之來諭廷機之出使仍足舊歲
五人之數或加溢焉則衆正畢登而太平之
業端有望矣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疏

奏爲政本單虛愚臣窘迫再懇

聖明俯察微衷

亟行推補事臣頃者因臣賡之歿具疏請添閣臣

俟

命數日未蒙

允發臣欲補牘申請而前疏中所云時事之艱難

臣愚之困苦位高任重之可憂求賢夾輔之

宜急于公私之情已自詳盡語語由衷毫無

粉飾亦不能更有說矣總而言之今天下事

百孔千瘡斷非臣一人所能補塞今天下人情鼎沸絲紛斷非臣一人所能厭服臣之在此如孤舟涉險惟憂同濟之無人如窮卒守邊惟恐更番之不蚤倘

皇上不加憐念復有遲疑則臣孱病之軀不堪愁悶將復爲臣賡之續卽卒而未死猶玷綸扉亦與臣廷機淪胥以溺而已其于國事不愈壞哉臣情甚危臣詞甚苦伏望

聖明俯從臣請此非臣之幸乃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至于枚卜之事則下出廷推上出

典國典在前公議在後臣誓不敢萌一私出一

語以沽恩市德得罪于

君父貽譏于衆口取殛于

宗社之神靈矣尤望

聖明俯垂鑒亮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代同官求去揭

臣廷機杜門已八閱月求去已數十章頃因

臣庻之沒心又感傷去念愈切臣寓宅相隣

朝夕相見每勸其勉出以副

眷懷而廷機昔言欲去之情不容不去之勢扼臣

以轉聞

天聽者其詞極哀極懇甚至于訴臣責臣謂臣無

休戚相關之誼也臣欲爲之言則失

皇上所以慰留廷機之心且閣中無人難徇其請

欲終不爲之言則見其情勢如此不忍默默

再三籌度竊以爲今天下事機極壅議論極多閣臣極爲難處非但廷機當去即臣亦當去非但廷機不能自安即臣苟延旦夕亦終不能自安此臣連日惓惓以推補閣臣爲請者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之事體也夫惟
皇上難閣臣之去則閣臣之勢愈窮閣臣之勢愈窮則其心愈危懼而無措誠使閣臣欲去得去以其身處于進退從容之地無關藩維谷之愛庶幾心志稍舒而體貌亦重其關係于政幾殆不小矣臣之行能遠不逮廷機豈不

願廷機之留而事勢已極無可柰何惟願
皇上鑒臣私衷容與廷機同去不致羈留困苦以
誤天下事是臣之所以爲廷機計而亦自爲
計耳廷機疏臣已擬留而附臣愚衷如此以
備
聖明裁擇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請補宮僚揭

照得

東宮輟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尤從來所無之事也按之典制參之時宜

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俱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淸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悛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量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回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悛向經侍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

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邊務揭

臣在閣辦事接得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各塘報謂虜酋合兵七萬將以此月二十邊進搶又聲言有兵百萬以明歲正月進搶其虛實雖未可知然日前曾傳有進搶消息未幾果然則今日之報甚可慮也自薊邊偷惰之士卒饑疲驅之臨敵誰肯用命兼以本兵未推侍郎久缺只戎政尚書李化龍署事戎務劻勷何人協贊至于部院大僚節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緩急需人更難措手非獨此也自來戎狄生
心每窺中國虛實今夷使二三千人紛集闕
下見我九列無官諸曹盡閉又中外庫藏盡
皆空虛甚至工部之犒賞光祿寺之供給皆
彼此告窮東那西借窮蹙如此寧不爲其所
輕而敢于肆侮哉臣恐邊塞之憂方殷而未
艾也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臣每勸其
計處輙苦稱無策人臣利害不過一身一家
彼無可柰何則委而聽之我
皇上爲天下國家計

宗社稷計豈容晏然不加之意乎臣一介書生
負此重任
九重天遠下誠難達見此邊報甚切憂惶莫知所
措故不辭冒瀆披瀝私衷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勿至危急之秋方責臣之不言臣
恐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催請各項摺

臣惟歲序將新萬邦胥慶我

皇上悠久雍熙之盛福國自此日臻

光明俊偉之治功亦自此日起所有緊要政事中

外喁喁望于歲東舉行者臣不敢縷瀆敬開

列上請伏候

聖裁

一政本單虛臣愚一人將至誤事頃已兩疏

懇請未蒙

批發此雖

聖明慎重至意然事勢已窮萬不容緩所當
亟命會推以俟簡用者也
一卿寺翰林科道諸臣曾經人言及自行請
告者皆連章累牘情詞迫切而一槩留中
未蒙
裁斷非但諸臣進退路窮其于
國體亦甚不便矣臣以爲被言者旣當別其是
非而引告者亦當裁其去就肅朝綱尊
主權皆在于是乞將吏部題覆諸疏即行
檢發其未經題覆者亦發該部令其從公分別應

去應留以聽
聖斷亦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兩京大僚乏人已極內則左都御史兵部
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外則陝西三邊及兩
廣總督福建巡撫更爲緊急臣等僅請頻
煩自知罪責但度之事勢有不容不言者
耳尤望
聖明亟行點用
一
東宮輟講將及四年併侍班講官亦日久不補

人情洶洶皆歸咎臣等頃者具揭推補各
官非爲勸講討亦以舊章如此不宜久曠
且以少慰天下之望耳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雲南事情揭

奏為同官被言情甘同罪事臣廷機因雲南巡
撫陳用賓失事言者以其同鄉疑其受賄庇
護廷機具疏自明謂臣與之同擬
旨矣臣惟此事初起以滇南隔遠情形未詳而科
臣臺臣之叅劾部臣之題覆皆責用賓以戴
罪殺賊事平之日議其功罪絕未有以逮治
為言者臣之愚陋實未能獨出一見助廷機
之不及也夫寧獨臣即臣賡之見亦如是耳
其後議論寖多臣等有聞遂擬用賓之革任

又其後該科參覆情罪愈章遂擬用賓之解
間蓋前後票擬之故只是如此中間思慮之
未周擬議之欠當臣等之罪委無所辭若以
爲受賄庇護則廷機生平自負何如豈遂至
此亦可以無辨矣夫與人同事而不與人同
謗心之所甚不安也况臣自五月以來隻身
入直商確無人諸所擬票外錯尤多固有過
泥乎舊章而未參之物議偶伸其獨見而無
當于憐才臣之罪過臣獨當之寧有爲臣分
者伏望

聖明將臣罷免以為補臣不任職之戒亟
勑會推以需簡用其關係治理甚不小矣臣以人
直無人猶靦顏供事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請循序遷疏

奏爲詞臣久滯勢宜疏通謹遵舊例量擬序遷事照得翰林各官供論思代言之職自前代以來最稱隆重國家崇儒右文尤爲加意其歷官遷轉皆與他曹不同往往有十五六年至內閣者即臣廷機亦十六年爲侍郎臣向高十七年爲侍郎雖蒙
恩拔擢而人亦不以爲驟今丙戌科已二十三年向有未爲侍郎者己丑科二十年未有一人至三品者壬辰科十七年未有一人至四品

者亦可謂壅滯之極矣推原其故蓋以往時
翰林官資俸久者他部卿佐皆可序遷近來
只吏禮二部其途已狹而今二部尚書侍郎
又缺其三詹事府缺掌印南京禮部尚書侍
郎俱缺屢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故昔翰林之官至二品三品甚易而今望四
品五品亦大艱難前路愈窮後薪愈積尚不
如他曹之官途徑稍多猶可冀望也雖諸臣
各安分義恬靜無營而厄塞既久志氣漸消
抱望既輕煩言易起譬如鄧林之材不加灌

溉任其摧枯其何以克明堂樑棟之用昔歲

蒙

皇上有愛惜人材之旨人皆歡躍仰見

聖心於翰林諸臣甚不薄也臣等查詞林典故有

年深序遷之例即前歲臣賡題請亦蒙

俞允今謹遵舊例除養病未到及見在陳乞與資

俸雖深尚可少緩者俱不敢槩開外止將見

任官年勞最久王圖等量加陞擢開列職名

上後其部堂大僚例由廷推者亦望

檢發以使疏通惟是

恩典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擬詹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協理府事一員王圖
擬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員吳道南
劉曰寧
擬右庶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
員翁正春
擬左諭德兼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一員顧

天垵
擬右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二員李
騰芳　史繼偕
擬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囘坊兼翰林院侍
讀一員朱之蕃
擬右中允陞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一員湯賓
尹
擬右贊善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一
員蔣孟育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誤傳虜警揭

今日臣入直忽聞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避虜臣隨遣人問之兵部乃知邊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致此擾動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皇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

變盡皆離心誰爲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卧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

其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覧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請邊餉揭

今月蒙

發下署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令臣票擬該文書

官口傳

聖諭內庫缺乏難以給發臣連日與戶兵二部臣

計議此事皆云大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

皆以災傷難追且難應目前自

發帑之外更無別策而今日薊鎮督臣王象乾又

以皆遣臣極言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而且生變中外人情惶惶岌岌朝不

謀夕皆歸罪于臣謂坐觀事變誤國負恩臣
展轉思惟無以自解若
聖意必難發帑則必有別項措處足救此急而後
可不然虜窺于外衅變于內
宗社之憂非臣所敢任也今臣且據此疏所請申
飭京營添設哨探事擬上其
發帑一節更望
聖明再三籌度今日事勢是否危急該部庫藏是
否空虛別有何項錢糧可以動用或暫借帑
金令其日後補還

諭臣再擬庶可以塞該部之請而紓目前之禍患

矣臣萬不得已乃爲此言非敢違

君父之命也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東宮出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已踰四年臣等每遇春秋無不急請疏揭頻煩其辭已窮竭而無所復措矣天下之人但知

皇上之愛

皇太子遠過于古之帝王而不知其所以難于講學者出于何故即臣等備員咨勿亦茫然莫測

聖意之所存也以為勞乎則平明而出移晷而入

不爲勞也以爲
睿德之已成乎則怠惰荒寧古人所戒不可以
既成而遂輟也臣等亦知我
皇上宮中之教導時勤
皇太子之服習不怠然豈能如開銅龍親講席
其工夫有常而精神尤爲奮勵哉且人當盛
年兀坐一室則血氣脉理無所動盪既非所
以養身而耳目心志有所遷移又將至于導
欲此皆臣等之所深慮而
皇上亦必念及者也今歲春氣和暖勝于往年正

宣諭學臣等查得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皆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條陳時政揭

臣待罪綸扉日夕兢惕惟誤國負

恩是懼竊覩臘月以來章疏差遲外僚多補仰見

聖明留神治理太平可望中外臣民不勝欣幸惟

是政本重地臣庸愚之資加以孤立鞭策不

堪顛躓可俟頃者屢疏懇請未蒙

允發顒望之私以日爲歲今邊事方殷物情震動

本月初九日城外人民訛言相驚九門晝閉

臣即揭請

點用兵部侍郎及爲戶部訴錢糧之匱乏而候

旨數日尚自杳然臣連日接諸臣疏揭多爲此事
其亮臣者或以臣伎倆雖窮而處心亦苦其
不亮臣者若以近來凡事壅塞皆臣等漫然
無所匡救臣每讀之且愧且憂徬徨咨嗟荐
然莫知其計之所出也姑無論其他即錢糧
一事臣等披瀝祈求不知凡幾而竊觀時勢
非但內者不出且使外者復入承運庫督拖
欠矣御用監請
瑞王之婚禮矣以罄空之戶部將何支吾薊鎮
督撫諸臣疏請軍糧至危至急每當票擬

器筆況思終無他策不得已下之討臣非不知討臣之無策猶之臣也職掌所關無可柰何及至討臣告窮又令設處設處不得又復告窮展轉循環終無休已討臣之手足無措而臣之唇舌亦枯矣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尚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僚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然則閣臣之罪真罄南山之竹猶不

勝書也而欲使臣以一人當之寧不立見其
斃乎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請補閣臣者非
憚勞也蓋真度其力之必不堪而勢之必不
可已耳伏望
皇上憐臣困苦俯賜允行并俞內外諸臣之請暫
借帑金限以歲月令其補還庶人情稍安而
臣亦可少逭罪戾于萬一矣抑臣又有請焉
今九卿諸臣缺者未補補者未到其見在者
或真病或引疾列署俱空不成景象而自卿
寺以下諸臣因人言求去者一槩留中未蒙

宸斷以為有官無之官居不進不退之地旣公私
之兩妨以無可無否之意待一彼一此之人
又是非之俱混廢官常傷政體其流之患將
不可言臣下已矣如國家之事何此亦今日
所當亟處者吏塋
皇上將内外大僚盡補已補未到如尚書孫丕揚
等令吏部移文催其速來毋得推辭延緩而
兵部尚書侍郎又安危所關當亟賜點用其
求去諸臣大者取自
聖裁小者悉下該部虛心評論勿有偏主應去者

去應留者留毋令一槩杜門以誤國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言已頻數自知煩瀆然于衷懷鬱塞猶未能盡不勝迫切籲號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東宮出講摺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摺請

東宮出講候

命旬餘未蒙

賜允在廷諸臣連章累牘莫不以此事爲今日第

一義夫豈臣子之心好爲聒瀆以取厭于

君父哉蓋眞念

宗社大計關係至重不容默默已也今正月將盡

過此又是仲春春而不講又將至秋日月如

流蹉跎已甚回思前此四年之間猶旦暮耳

寸陰可惜就將調何臣等備員輔弼安得不
任其責耶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三
日皆吉伏乞
聖明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
亦皆久缺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讀顧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illegible][illegible]侍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
之蕃俱堪充講讀官制勑房辦事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寺范可慢
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者相應量陞與
道南量陞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量陞左庶子李騰芳
史繼偕量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
蕃回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慢向經侍書
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
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題兵部尚書欽蒙

皇上點用李化龍極爲得人但化龍辭本未蒙

發下本官旣已具辭不敢到任供職昨邊報緊急

虜賊十餘萬將分道入搶調度防禦全在本

兵若因此遷延誤事不小臣等萬不得已懇

乞

皇上檢發化龍疏即令供職臣等非爲化龍乃爲

國家安危計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請發緊要各事揭

奏為閣揭

臣中愚誠莫效仰祈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自臘月以來連具奏揭如請

東宮講學請會推閣臣請發邊餉請補大僚請

處分求去諸臣皆目前至急事務臣萬不得

已而後應責雖智識短淺無以仰副

聖心陳說滋多未免上煩

聖聽臣自知罪然其一念悃款之愚衷惟恐有負

知遇有誤國家則

皇上示必憐而鑒之矣中間推補閣臣一事尤爲臣切身利害蓋緣臣一人獨任閣事已有十餘月政幾煩重未易承當又無一商量籌度之人思之不得則仰屋竊嘆而已古人言智者千慮尚有一失況以臣之至愚而責其無失萬無是理惟是中外安寧雍容伴食猶可苟免今何時也逆虜猖狂烽屯蟻聚既謀伺隙于薊又欲脩怨于遼明搶暗窺時時欲逞東馳西突處處鄭防臣每日接薊遼督撫巡按諸臣揭報深用寒心在

皇上必以臣所言出於過計且借此以聳動
至尊爲索餉補官張本不知今日事勢實是如此
臣備員輔弼常思委曲以紓
宵旰之懷若復張設虛辭貽憂
君父其罪可勝誅哉此臣之萬萬不敢者也今中
外所恃惟
皇上聖明與萬年無疆之福可以無慮然而安危
倚伏從古已然一旦戎馬闖於郊關帷幄之
地誰能佐
皇上之半籌者於此時而治臣罪則已晚矣自昔

君臣相與國有大計必面相經畫今
穆清高拱臣等下情既無由自通即疏揭一路又
復阻塞如此萬一有危急之事叩閽不聞請
旨無路其為狼狽尚忍言哉此又臣之所深慮也
目前緊要之策只是脩政用人臣不得不忌
其塵瀆再三陳奏除
東宮講讀另揭題請外其餘當行要務謹開列
數款恭候
聖裁葢逐項具揭愈恐煩聒亦臣之甚不得已耳
一從來閣臣皆有四五員多至六七員今名

雖三人而在直者只臣一人何以支吾臣

前屢疏催請會推伏望

檢發

一大僚中如左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及南京兵部尚書吏爲緊要至吏部左侍郎楊時喬病甚沉篤司官不得已代爲具奏雖尚書孫丕揚不日當至而時喬情不能待

其欲

點用右侍郎委屬迫切伏望

檢發

一軍餉匱乏之發帑之請未蒙
賜俞今雖暫借太僕寺馬價以應目前而爲數不多又終非經久之計臣前屢請責令該部會同九卿科道講求長策何項可以節省何項可以清查何項可以經理必使一歲之入足供其出而不至如今日之窮竭無措此固萬分難已之急務也伏乞
允行

一科道官章疏煩多以致
聖明槩行留中但間有條陳議論關係時政者亦

多可采若盡皆沉閣則非但忠言不售即有浮漫無當者亦無從别白毋惑乎其言之愈多矣誠宜下之該部斟酌覆請毋泛毋徇悉取

上裁如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自無濫吹豈非省議論便國家之至要乎伏乞

允行

一求去諸臣連章累牘備稱困苦若其人可留則當明留之可去則當速去之今不去不留使之進退無據不知

聖心以此爲優之乎爲困之乎今工科都給事中
孫善繼巳上章徑去如付之不問則大傷
政體必欲苛求其情又有可亮而再有此等
何以處置誠宜盡下其章或敕
聖裁或從部議使去留進退悉由朝廷庶
主權可尊而群紛亦息矣伏乞
允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紛所奏草卷之四終